



向阳墓地M98与M144出土石饼拼合后照片。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文涛

上中学时,物理一直是我头疼的学科,及格的时候很少。有次课上老师讲分子,讲到古代的铜镜“破镜重圆”,上课正在走神的我,一下来了精神。尽管中学物理老师对古代的铜镜也了解不多,但我却记住了当时所讲:“破镜重圆从物理的角度讲是不能够实现的,因为破镜接触处绝大多数分子距离较大,分子间的作用力很小。”当然这是严谨的科学,但在文学作品、考古发掘中还真有破镜重圆的故事。

先说文学作品。话说隋朝初年,隋军南下灭陈。陈后主只顾玉树后庭花,哪理社稷朝中事。隋兵压境,朝廷乱作一团。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驸马徐德言预感陈国将亡。夫妻俩虽贵为皇亲,一旦国破,或俘或散应首当其冲。这位徐驸马取出一面圆形铜镜,一破两半,一半交给乐昌公主,另一半自己留下,相约倘若俩人不死,以离散五年为期,在第五个元宵节当天于长安街头假装出售破镜子,以寻访对方,期待重新团圆。果然陈国不久即灭,乐昌公主被俘,送往隋都长安,成为隋越国公杨素侍妾。徐德言怀念妻子,跋涉至京寻访。别后第五个元宵节那天,他如约拿着半面铜镜上街去卖,转来转去,忽然发现一位老仆人也在叫卖半面铜镜。他上前拿过一对,与自己手中半面铜镜正吻合。徐德言睹物思人,不觉潸然。问老仆人,知乐昌公主已入杨府,料无法再见,悲痛欲绝,提笔在半面铜镜上写下一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托老仆人带回去。乐昌公主见徐驸马诗,一连几日寝食不安,以泪洗面。杨素发现后,问明事情原委,同情这对患难夫妻,便召来徐德言,令其团圆,并设宴祝贺他们夫妻“破镜重圆”。这段佳话流传到唐代,被孟棨写进笔记小说集《本事诗》,“破镜重圆”的典故也一直流传至今。

这个故事的真假我难以考证,但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也有类似的情况。2018年秋天,为配合枣菏高速建设,同事王春云发掘滕州向阳墓地,于发掘二区清理西汉晚期墓葬100余座。在这批墓葬中,M98和M144都是竖穴土坑墓,两墓相距不远,都没有打破关系。不同的是M98人骨保存很差,而M144的人骨保存较完整,可以鉴定为男性。这两座墓中各出了半块石饼,两块石饼都在各自墓中人骨的头部一侧,显然是有意为之。更有

意思的在后面,取出来一拼,竟然能严丝合缝地对到一起。这个石饼是用当地的粗石灰石加工而成,一面打磨较光滑,另一面则粗糙许多,在粗糙面的边缘还有三个微凸。这个器物本来的功用我不清楚,它们怎么会分别放在两个墓里?莫非这是效仿在另一个世界的“破镜重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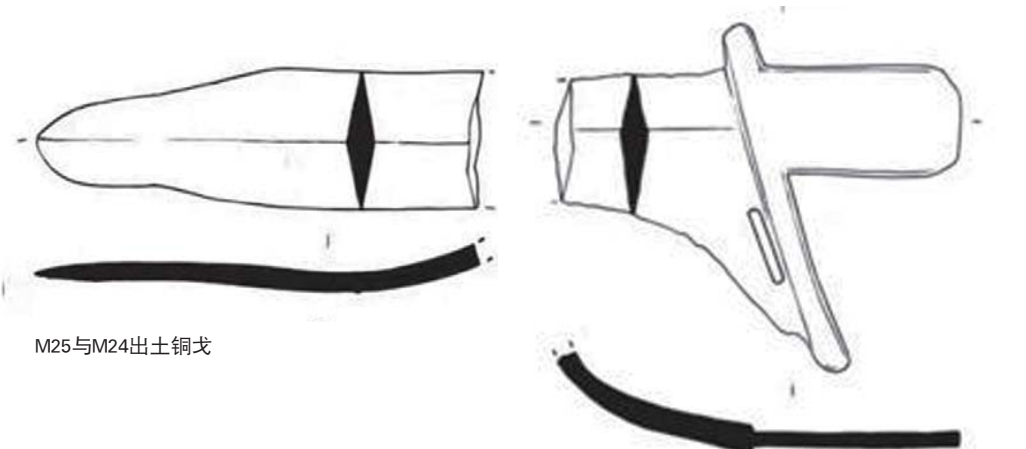
解释为两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破镜重圆”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考古是严谨的,从证据上讲这里面有多环缺失。首先M98的人骨已经腐朽,无法判断性别,更无法判断年龄,假设墓主是个女性,各带一半石饼入葬是他们生前约定,还是一方歿后另一方想到的主意?这些都不得而知,只能是假设。再假设M98里不是个女性呢?那可能会延伸出另一个故事。但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石饼竟能完整拼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有趣的事情。

从汉代再上溯近千年。在西周早期,当时的王畿之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铜川耀州区活龙村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12年曾在此发掘过一处西周墓地。33座西周墓中,有32座是南北向的,只有M25旁边的M24是东西向。但这两座墓却很有意思,经骨骼鉴定,M25是男性,年龄在45岁左右,M24是女性,年龄在25岁左右。这两座墓中,各出了半截铜戈,男性墓里是戈的胡部和内部,女性墓里是戈的援部。两件残戈拼合在一起是完整的一件。原发掘简报是这样描述的:“M24和M25墓向、年龄不同,性别相反,葬制、葬俗、随葬器物基本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随葬了一件铜戈的不同部位,虽然不能遽下结论,但这个现象应标明墓地存在一定的下葬原则,相邻墓葬之间还是有某种联系的。”

这两座墓比上面提到的汉墓中保存的信息更多,二墓相邻,性别、年龄明确,推测是夫妻是有可能的。我倾向于女性先歿,25岁的年纪,或已成婚多年,或许她风姿绰约,青春早逝,他的丈夫悲痛不已,下葬之时,把一件铜戈敲下援部,随爱人长眠。他去世时,把后半部再伴自己入土。现世的未了情缘,以期在另一个世界重续。至于女性头向与其他墓葬的不同,有学者曾指出过“(商周时期)女性族属文化特征有时同于夫家族群,有时同于娘家族群。”从这个M25的头向来看,与其他墓向都不同,可能是随了娘家的葬俗。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可真是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记得前些年信乐团有首歌《死了都要爱》,第一句就是“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年轻人几乎都会唱。但再看看这对古人对爱情的表达,较之现代人的直白,他们表达得更典雅、含蓄,有意境。

上面讲的两个考古发现,确实还存在着证据缺环,考古研究是严谨的科学,不能想当然。但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前提下,这样聊备一说,想象成两段历经千年沧桑而不灭的爱情故事也无妨。继续寻求证据,探究他背后的未解之谜,是考古的魅力。不恋豪杰,不美骄奢,不同死、不同穴,也要破镜重圆就是爱情的魅力了。

(王春云、张振腾兄为本文提供资料,深表感谢。)



M25与M24出土铜戈



## 万历皇帝钦赐 曾经险遭焚毁

明版《道藏》入藏青岛博物馆的前前后后

由于历史和战乱等原因,存世原版的《道藏》十分少见,因此,现藏于青岛市博物馆的4465册明正统十年《道藏》可见其珍贵。这部明版《道藏》原藏于崂山太清宫,由万历皇帝钦赐,1966年8月被抢运到青岛市博物馆收藏。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版本册数上来看,这部《道藏》在古文献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高雅洁

### 4465册, 包罗万象的 道教“百科全书”

《道藏》是道教经典典籍的总称,是一套大型道教经典丛书,一般是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由道士汇集编纂而成。其内容主要由道家书、方书、道经和传记四大部分组成,通常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卷帙浩繁,包罗万象”。“卷帙浩繁”形容的是《道藏》所包含书卷和册页的数量之多;“包罗万象”形容的是《道藏》涉猎之广,在当时可以用“四库全书”来形容了。

青岛市博物馆馆藏《道藏》是明正统十年(1445年)刻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官印本,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以《千字文》中文字作为函目。这部正统年间的《道藏》纵35.5厘米、横13厘米,现存4946卷、4465册。

《道藏》十册一函,黄帛函套,以《千字文》中文字编号。每函末页附印一披甲武士,一手执纓枪,一手执经卷,肩际附一葫芦,立云雾之中。其内容不仅包括道教教义,还包括天文、地理、哲学、化学、数学、医学、体育、武功等内容,涉及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官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等,是研究道教教义及其历史的百科全书。在青岛市博物馆的这套《道藏》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

《道藏》中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化学、天文学、历法、气功、内外丹、人体科学等极为重要的史料。收藏于青岛市博物馆的这部《道藏》是现存几部明版《道藏》中较完整的一部,极具历史和研究价值。2008年其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在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史话》展厅循环展出。2010年青岛市博物馆建馆45周年时,《道藏》被评为该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

### 御赐之物,在崂山太清宫安放几百年

这部《道藏》最初存放在崂山太清宫,是明代万历皇帝所赐。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道教以及崂山道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方仙道,修道之人崇尚“道”和“德”,并且奉老子为教祖,由东汉时期的张道林正式创立。

崂山道教可以说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且渊源流长。早在汉代,张廉夫就已来崂山修道,是崂山道教的始祖。此外,道教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分支全真派。南宋王重阳创立道教全真派,他的弟子丘处机等七真人在崂山一带各创宗派。丘处机受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让他执掌全国道教,由此崂山

道教进入鼎盛时期。

道教建立之后,为了方便教义的传播及教派的发展,亟需理论的支撑,于是,道士就把道家思想汇编起来,这就是《道藏》的前身了。到了大唐开元年间,皇室崇尚道教,大力支持道教,拨款修典籍、建道观,《开元道藏》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不过几经王朝更替,这部《道藏》最终散佚了。

明朝时期,道教迎来又一春。皇家组织人员编写了《正统道藏》,即我国现存的官修最早的《道藏》,于万历二十八年颁赐崂山太清宫。《太清宫志》中便记载了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初三的《敕谕》,那一天太清宫内热闹非常,内监何尝颁至崂山一道圣旨,以及这几千卷《道藏》。自那时起,这部《道藏》便一直安放在崂山太清宫。

### 紧急抢运, 明版《道藏》得以完好保存

那么,珍藏于崂山道观中的4000多册《道藏》又是如何辗转来到青岛市博物馆的呢?《青岛文物与名胜保护纪实》一书中聂希文所写《“文革”中抢救藏经纪实》一文讲述了一段故事。

1966年8月,《道藏》险被破“四旧”而遭焚毁。时在青岛市文化局任职的聂希文某日傍晚突然接到副市长王云九的电话,电话那头语调十分焦急:“造反组织要在今夜或明晨出发,到崂山砸庙毁经……要抢在他们前面,把崂山华严寺收藏的清版佛经《大藏经》以及元抄本、明刻本两部《府册元龟》、太清宫收藏的明版道教经典《道藏》抢回来!”

聂希文在其文中写道:“我调了几位同志,调了一辆大卡车、一部吉普车上山了……”等聂希文他们到达华严寺时,那里已是一片狼藉。他们迅速赶往藏经阁,幸运的是那里暂时还未遭难。藏经阁那边的典籍文物抢运成功后,聂希文又立刻带人转往太清宫寻找《道藏》,“全部经典当时存放在三清殿两侧的六个乌木大柜内”。《道藏》按《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文字作为经卷目录很有次序地摆放在大柜的抽屉里,虽然靠海潮气大,但经卷保存得很完好。“为了赶时间,我们把经卷连同乌木抽屉一起搬运回来,存放在青岛市博物馆内。”聂希文在文中这样写道。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四千余册《道藏》被悉数运回。此后,该《道藏》便安全地珍藏在青岛市博物馆,得以完好保存至今。目前,青岛市博物馆已申请国家专项对馆藏《道藏》进行数字化保护,将来《道藏》将会得到更好的展示和利用。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组版:刘燕